

失败者

张慈

一

她出生于中国大陆，画名程忆蕾。二十年前，她来到美国，美国成了她的第二故乡。她一直画画，但卖出的作品极少，少到什么程度呢？只卖掉一张画，还是用心不良的追求者买下的。她是冰雪聪明的女人，很快地就出门找到了工作，在一家叫做“寿司屋”的日本餐馆做招待。这儿是圭谷，又是1999年。人人都有钱，人人都喜欢花钱。\$80一块的神户牛排，桌桌都要点。\$19的一个海胆，看那些嘴，一口一个，一张开能把五个吃下去。那时，一个星期三的夜晚，一群年轻人的公司上市，六十多个百万富翁就诞生了。这不仅是在美国，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创造历史的机会。日本人的餐馆制度好，工资加上小费，程忆蕾每月能拿四千美金现金回家。她从小喜欢打扮自己，挣来的钱除了买了一辆宝马，全部都买成了名牌衣服。每天穿戴不凡，挎着Versace的皮包，很得意的。上班要穿日本的和服，这是她的唯一遗憾。但和服穿在她身上也很好看，也没有多少可抱怨的。那是她一生中的黄金岁月。

结果，转过了2000年四月，一夜之间，硅谷像一堆泡沫，在太阳下啪啪啪炸烂了。来吃饭的客人并不见惊惶，似乎一切还会好起来，硅谷的好日子永

远不会结束。可不是，谷歌正是（GOOGLE）欣欣向荣，每天八个不同风味的餐馆开放给员工，员工带去参观的朋友也可以随便吃。中国代表团是一个团一个团地进去GOOGLE吃中午饭。没人管，没人说。吃了饭，还管点心呢，还喝咖啡呢，还带些谷歌礼品回国呢。人人穿着GOOGLE的T血衫。谷歌对面的雅虎公司，也正是来劲的时期。雅虎笔记本，也是国际间送礼的好东西。这两家公司还是美国新文化的代表，给硅谷注入活力。一天，餐馆来了一桌美林债券公司的客人，白人和东方人都有，一个个西装革履，讲着流利的英语。其中一个，戴着眼镜，高大挺拔。见到程忆蕾，眼睛一亮，就像见到几千万美元攥在手中一样。程忆蕾也觉得这人面熟，直视着他，心领神会，傻呼呼地想，他也许是哪家开中餐馆的老板家的儿子，在美国长大的ABC吧？对方没说什么，但从此天天来，眼睛直视她。她也不怕，照样做生意，甚至回看过去。这儿是美国，女人用不着羞涩。他们开始聊天，他讲的中文有口音，她以为他是ABC，没在意。一个月后，她嫁给了他，才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。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，夫家在日本是赫赫有名的七大家族之一。他要她辞了工作，她也做到了。她生了两个儿子，名正言顺成了家庭主妇。公公家既是日本大家族，她当然不用愁生活了，可以过得像过去一样，穿她想穿的，吃她

想吃的。但是，她觉得压抑，很想出去工作。

这个问题嘛，主要是因为，她来自中国大陆。在那块土地上长大的人，都受过妇女独立的教育，非常有主见，她认为，仰仗别人，是“贱”的活法。

二

OK，转眼到了2003年。过去和她一起在“寿司屋”打工的台湾姑娘黄顺台，也离开了“寿司屋”餐馆，去考了一个房地产执照，摇身一变，从小招待变成了贷款经纪人和房地产买卖经纪人。黄顺台能吃苦，她和她老公一起，一天做12到14个小时。2003年的硅谷房地产正在黄金时代，银行给所有人贷款买房，连在麦当劳上班的最低收入者也一样。银行靠把钱借出去生存，借出去越多，业绩越好。很多人，出远门一趟，回来就有房子在别州。这些没人住的房子越来越多，没有谁会去怀疑，这真的会持续到永远吗？黄顺台过去在“寿司屋”干活时，一年净收现金四万八，不交税，那种日子她觉得已经到顶了。现在，有时一个月她就能拿到七万八万，一个贷款项目能拿到佣金一万块。年终结算，居然比那些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挣得还多，六十万一年！比医生，律师还有钱，真是像做白日梦一样。她手上戴了三点五克拉的蒂凡尼钻戒。有时看一眼，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手指头。她和老公搬离了圣荷西北部，在帕罗阿图买下房子，那是一个没有中国人超市，中国人密集，白人中产阶级也密集的美丽小镇，史坦福大学就在那里。他们的孩子进了质量优良的中学。程忆蕾可羡慕黄顺台了。那种用自己的能力带来财富的感觉真好，她也想成功，她也想做房地产。可她向丈夫提出来时，立刻遭到了坚决的反对。“我们又不缺钱。你还想要什么？你风尘仆仆地在外边跑，像什么话？再说了，孩子还小，有妈妈



在家会比由别人照顾要好。”

她尽管感觉不好，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别别扭扭，一转眼，就到了2008年的五月。

三

她发现丈夫有外遇——一个做按摩的女人。她给气疯了。更气她的是，那个女的也是四川人，只不过胸比她大，就把她给打败了。她在家里闹，骂他丢她的脸。说的：我一个堂堂艺术家，干不过一个卖春的。我投降，我失败，我跟你离婚！

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兴趣。平时在家里，他只用心两样事：炒股票，看《花花公子》。可喜的是，他过去每个月给她的钱，她存下来了。她用私房钱，炒出不少钱。这一点她是感谢他的。他们离婚还是上了法庭，他除了付赡养费，得到了孩子百分之五十的监护权，每隔一星期可以有整一周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。

过去，既然她连公公家的企业里的工作都不能做，更何况做房地产经纪人？现在，一切都变了，她自由了。通过黄顺台的介绍，她交了一千四百五十块钱，进了董老师房地产学院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之风云，短短几个月，地球发生了经济海啸。前夫就职的美林债券，曾是美国头号金融投资公司。仅几周之内，居然破产了。倒下的还有“雷蒙兄弟”公司。次贷危机也来了，银行信心不足，裹足不前。前夫没了工作，失业了。他和那个按摩女，也没好成，女孩回国发展去了。前夫上了法庭，将给她和孩子的赡养费，减到只够买菜。

她突然之间，没了收入。多年来，第一次她心慌起来。

不能不面对的2008年10月来到了。金融风暴席卷全球，深不见底，动向未明。就在美国这金融帝国行将崩溃，天下大乱之时，她怀着无比的憧憬进入房地产学院

学习，准备参加加州的房地产经纪师考试，成为一名专门经营“法拍屋”的专家。电视上，做广告的那家房地产学院，请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帅哥，手拿一张牌，大喊一声：“一照在手，前程无限！”中国人都把这句话当成时髦的口头禅，在派对上表演。虽然是玩笑，但大家都心里有数，这场无人能幸免的经济风暴，已经起了连锁反应。很多人干了十几年，还是被公司辞退了。程忆蕾却不灰心，以为房地产学院就像公开宣传的那样，什么人都可以通过学习，获得做“法拍屋”的知识，专门从事“修正贷款”（Modification Loan）。去上课的第一天，她碰上了一个多年没见的陈姓老友，他也被公司炒了鱿鱼。老陈是那种脑子极好使的人，在美国考过各种执照，在公司里得过三项专利。老陈说：小程，你不要对这一行抱太多希望，北加州现在的情形是，地上盖的房子比房地产经纪人还多。程忆蕾疑惑地说：那你干嘛还要拿房地产执照呢？老陈哈哈一笑：我已经有八个照（Licenses），除了钓鱼那个照，别的都没用。多考一个照对我来说没什么难的，反正也没事干。问题是它根本用不上。现在有的是时间，来认识些朋友也没什么坏处。

老陈这一通谬论，拿去和老师将对课对照，更显得荒唐。老师姓董，在湾区执教已有十几年，桃李遍地。前些年，穷学生们在拿到执照以后，4年之内，都开着奔驰和宝马去看他。所以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：欢迎新同学和回来更新知识的旧同学。我们这个行业啊，说一年赚八十万有点过时了，现在经济走下坡路，悲观一点，半年也还是可以赚二十万吧？而事实上，程忆蕾已经预感这一行前途渺茫，贷款经纪人被银行仇视，短期买卖经纪人遭客户暗算——坏消息可多了。但董老师真不愧是出色的

教育家，会给学生打气。2008年10月28日，也就是仅仅学了三四个月之后，在奥克兰市政府大楼里，她考到房地产经纪人执照（Broker License）。给她发照的是加州房地产管理局California Real Estate Commissioner。一个月之后，即2009年1月，她正式成为加州四十三万买卖人Sales person，二十三万房地产经纪人Broker中的一个光荣的房地产战士。

四

早上八点钟，她朝自己的书桌和电脑走过去时，被猫绊了一跤。爬起来，摸了摸自己的屁股，还好，只是有点痛。再摸一下，摸到了一把血，红得像餐桌上的红玫瑰。她去马桶上坐下，坐下想了半天，心情不对。她换好纸巾和裤子，去电脑那儿打开了加州房地产管理局的网页，想查看自己的LISTING。她心不在焉，因为，一周前才了结的月经，怎么又来了呢？尽管有点心慌，不是百分之百地自信，她还是没准备即将到来的打击：她发现血流得很多，但不是从尿尿的地方出来的，感觉上，它们来自大便之门。她右手颤抖，在GOOGLE里输入流血特征，她要的信息网页马上就出来了，正面是一个赫然显眼的英语单词：直肠癌。

她看见这个单词，头轰然一下，血压升高，眼前漆黑一片，连咽口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马上给她的医生打了电话，约了急诊。做了直肠镜，还做了血析化验，这个原来她常拼错的单词，自此之后，恶梦中它数次正确出现：Proctitis Cancer。过去，离婚后她感觉是手上抬着的一摞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太重，重到要掉下去了。现在呢，是这一摞乱七八糟又沉重不堪的东西上又加上了更乱其八糟的东西，只觉得

手一软，气一落，“呕”的一声，满地抛洒着粪便和血液、书籍和电脑、酱油瓶和脏衣服、过滤的咖啡粉、用脏的手纸、眼泪、钉子——。

她坐着，也只能坐着，因为站不起来。为什么要离这狗屁的婚？她曾经相信，拿到房地产执照，生活将有转折，人生将有改变。她很想给关心着她试验结果的人们写封伊妹儿，似乎这样做，就不必再用自尊包裹那份耻辱。这样做，多少能解除失败带来的压抑和悲伤。这是一种叫做Failure的耻辱。她甚至自嘲地想：自己这点失败算什么，四川7.8级大地震，造成七万人死亡，多少人失去自己的宝贝孩子。奇怪的是，她想写EMAIL时，却想不起从前的老公的名字，去年还一起做爱，此刻，连名字和天天用的地址也茫茫然。她觉得自我的精神陷进了困境。过去看书上写：“脑子一片空白”，现在才知道，人在承受一种超过限度的打击时，感觉就是这样的。女友们呢？她试了一下，脸，一张张脸，谁是谁，都清清楚楚，但也是想不起来她们的名字。她知道只要敲出开头的一两个字母，伊妹儿地址就会自动跳出来。但是，她使了吃奶的劲，还是想不起来。好不容易想起一个名字，打出了地址，看了半天，发现那不是女友们中的任何一个，是一个陌生人。

她是谁？Rita？Who？

时间的流逝使她暂时有了一点力气。她站起来，到厨房去给自己烧了一杯茶。等她端着茶杯试图走回到书桌前时，无意中看到了当天的《旧金山纪事报》。它就在玫瑰花花瓶下的桌面上。今天的报纸醒目地登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很多孩子，有的孤独地站着，有的抱在一起哭，其中一个印度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竟是她认识的，她们就住在这条街上。她困惑地看了头条新闻的标题：冈高中又一个学生自杀！她全身一软，茶杯的热水四溅，胸上一点灼热的刺激，如一根

针戳进肉里，她哭起来。

Rita？

这是我自己，这是我的名字。不过，这名字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了。前些日子，她在报纸上看到，本地一个混血的高中男孩自杀，妈妈是中国人，爸爸是白人。这个孩子的死，震撼了学校整个社区。大家都在问为什么，为什么。还不到一个月，又死一个，而且是在同一个地点，自愿地被火车撞死。这两个孩子，都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怕父母失望才走上绝路。相反的，都是门门拿A的全优生，SAT几乎拿满分，人长得又好看。

她被不明的力量驱使，爬起来，进车库，发动她的BMW，冲到大街上去了。帕罗阿图的六月。大街有一层黑色的轻薄的东西渗透在明亮的阳光中，蓬勃的树木在她眼中竟如此半死不活。她清楚要去什么地方，一连冲过五个绿灯黄灯红灯，她赶到时，却被警察拦住，她已到达铁路交叉口。警察从后面把她抱住，又一个警察从前面走来对她叫喊什么。叮叮的警铃响起，铁路栏杆缓缓下降，火车开来了。失败，是把握不到机会。而自杀的孩子，却是成功地把握了死亡的机会，怎样的讽刺啊！

她低了一下头，想着，她和这两个孩子的共同之处，在于都没有失败过。一失败，就扛不住了。一向循规蹈矩的她，现在用一条腿冲着警察踢，想挣开这个穿制服的年轻人。别着枪的警察走到跟前，警告她不要胡闹。她站在离列车几米远的地方，等待。一列从旧金山到大蒜城GIRL-ROY的列车，鸣着笛开过来了，她的思想沉静下来，她不会自杀，她不是青少年。她只是尽情地想着这列火车是怎样的妖魔，在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下，张开大口吃掉两个青春灿烂的孩子——列车在面前轰隆隆开过，她泪流满面。

列车司机是无辜的。甚至是痛苦的。谁杀了孩子？失败。是失败这头怪兽。她猜，一个孩子失恋了，他觉得绝望。另一个孩子太优秀了，不能按期做完毕业作品，就自杀了。这么简单，这么可悲。癌症是绝症，但不会传染。得癌症的人是一个一个，慢慢死去的。人为什麼要选择死？死去是选择灵魂而放弃肉体吗？那么，活着是不是选择肉体而放弃灵魂？是东风压倒了西风，还是西风压倒了东风。她已经分不清了。

她离开了铁道，回了家。她寄了一个地点在医院的派对请帖给朋友们，请大家庆祝“失败的生命”（Life Failure）。她是这样写的：失败了，自知羞耻。形象一落千丈。得了绝症，不再有纯粹的生命，才对那些失败者有直接的了解——知道活着才真正是重要的。世道的变化，不重要；有钱没钱，不重要；真重要的，只有性命。它胜过一切，它值得庆祝。

第二天，即在她住院前的一天，她主动去公墓参加了那个自杀女孩的葬礼。她去晚了，棺材已经落坑，上面是花，是小熊，是泥土。人们正在散去，工人正用铲子将更多的土洒进棺坑。阳光明亮照耀着四周的草地，众多碑石前枯败的花。另一位穿黑衣，戴着黄纱围巾的妇人，她不认识，也去晚了，站在那里看工人埋棺。土很快填满了坑，速度真是惊人。土堆了起来，成了一个山丘。吊重机开过来了，驾驶室里的工人扳动操纵杆，将吊锤拉高，拉到空中，对准了那个埋女孩的山丘，重重地砸下去，空、空、空——声响巨大，惊人心魄，个穿黑衣围黄巾的妇人突然用双手捂住张得巨大的嘴，发出了扭曲的呜呜声。空、空、空——。程忆蕾站在那儿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（完）